

一個十號風球的晚上

撰文/邱雪望

插圖/狹子

策劃/老薑



「我堅信的，就是日行一善。」Jackson露出靦腆的微笑，謙遜地說出推動著他這大半輩子的人生格言，正正是小時候童軍教會他的。Jackson是一個做了二十多、三十年的社工。

他曾擔任不同的崗位，包括男童院、社會福利機構、羈留所等等，有案底的青少年、長者、露宿者都是他的服務對象。他也笑言說社工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，在幫助過程中也難免會遇到不同的挫折。例如，他直言試過有次送飯給一名露宿者，但對方卻不領情，多次打翻飯菜既不願意到社區中心安排的暫居房屋居住，遇上這些情況只能嘆聲無能為力。不過即使如此，Jackson也堅持要盡力地去幫助別人。

而談到在他社工生涯中其中一件深刻的記憶，他就想了想、說是一個在1983年、狂風暴雨的晚上。在那晚他如常去上班，出門時外面已經是滂沱大雨了，沒有一個公共交通工具營運，他只能坐在的士上，透過車窗看出去外面幾乎看不見的雨景。的士抵達了又一村，當時那地方有一個羈留所，所收容的是一眾待審的少年罪犯，他們需要在羈留所先逗留四十八個小時待審，而Jackson的工作就是看管這班少年，同時提供心理輔導服務。而當晚，耳邊不絕耳的卻是轟隆雷聲及雨聲。

漸晚後，天文台宣佈掛上了十號風球——「愛倫」，風聲不斷拍打著玻璃窗，不同於現今的窗戶那麼穩固，在簡陋的設施中所有東西都看似搖搖欲墜。當晚當值的只有Jackson跟一名看守，聽到狂濤般的風聲令兩人開始萌生恐懼並商量起來——因為十號風球的破壞力是不容忽視的。

「當時院長當然是睡了，找他也大概只會叫我自己處理，所以當下我就決定把他們放出來，不讓他們留在房間裏了。」當然他也明白到，那些押留的人是犯下了林林總總不同罪行的少年，有傷人、有盜竊，如果放他們出來，也可能會被他們反過來劫持想要出逃這裏以避免受刑。但是Jackson仍然堅持放了這些孩子出來，他苦笑著說畢竟他們都是孩子，儘管是罪犯也好，都應該在一個安全的地方、受到保護。

「我們把六十多個孩子留在大廳裏，然後關起所有房間的門，大家就在大廳中聽著風聲渡過一個難熬的晚上。」Jackson回憶道。他仍然記得當時剛剛讓孩子走到大廳沒久，他們聽到接連的巨響和砰砰聲的令當場的所有人也提心吊膽，在漆黑一片的大廳中只可以貼近了彼此，在人群中試著找到一絲的安心。

在晨曦來到的同時，暴風雨也漸漸褪去，那份恐懼不安已盡數消散，翌日Jackson跟看守回去查看各人的房間，才驚現晚上的砰砰巨響正時玻璃爆破的聲音，看著一地板的玻璃碎也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，慶幸自己的決定沒有做錯。但也由於他們都是留在羈留所短短兩天而已，在短暫的相遇沒多久，他們就要離開羈留所了，不過對Jackson跟其他人來說，也定然是個深刻的晚上。

當問到Jackson放這些孩子出來時，他們的反應是怎樣，有沒有想反抗的意思，他淡淡道：「大家也畢竟只是人，你以你的真心相待對方時，對方必定可以感受到你的真心。」他提到那些孩子也明白Jackson這個舉動是為了他們好，有些孩子即使有點想反抗也被其他孩子管制住，確保大家都會安份地留在當場不去搗亂。雖然大家都是萍水相逢，但在Jackson一片熱心下，卻產生了信任關係。

「事隔多年以後有一兩個小孩回來，他們還記得那晚，真心地向我道謝了。」Jackson說他在漫長的社工生涯中遇過不同的人，而他十分相信相遇是種緣份，而這份緣份下可以為對方做到甚麼、帶來甚麼，他認為只要坦誠地為對方好就足夠了，在茫茫社會中作為一個小人物，做一些他能力所及的。現在他已從社工崗位退下來了，作為一個業餘魔術師給不同人表演作慈善或義工目的，一直堅守兒時格言——日行一善，試著為冷漠社會帶來一點暖意。